

臺、主題：從歷史的視野看影像紀錄

「以史為鑑，可以知興替。」歷史記載著人類的興亡盛衰，翻閱歷史，得以探尋前人的足跡。品味《三國演義》時，遙望曹操置酒歡宴諸將，酒至興處，橫槊賦詩，高吟「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為君故，沉吟至今。」（語出《短歌行》）曹操求賢若渴的心情和實現一統天下的宏偉抱負，彷彿仍舊在長江之上迴盪。閱讀《宋史·蘇軾傳》，蘇東坡因烏臺詩案被流放黃州，而後再被貶至儋州，他踽踽獨行於蠻煙瘴雨的折磨中，寫下灑脫泰然「回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情」的《定風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而體悟人生乃「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的《前赤壁賦》。這些人物的性格面貌在史官的直筆下流轉，真實而深刻的展現在世人面前，後人臣服曹操的豪情壯志，激賞蘇軾在春寒料峭中的瀟灑自得，這便是文字的渲染力。

現今科技的日新月異引領人類將記錄歷史的工具由文字延伸至音像媒材。閱讀影像時，歷史的遺跡、歲月的長痕，躍然紙上，栩栩如生。假若千年前便存在著音像媒材的記錄工具，古人的面貌不再是文字的堆砌，而將以真實的姿態佇立於我們眼前。想曹操舉杯向月，望天長嘆，那一舉手投足所煥發的英姿，雄渾的嗓音從畫面傳送至耳中，那聲聲的呼嘯，縈繞心中，揮之不去。同時也能莞爾於蘇軾手中拄著竹杖，足裹芒鞋，一身狼狽，卻仍笑稱「輕勝馬」的瀟灑。音像媒材結合著文字、語言，傳達的力量勢必更撼動人心。多少人跟著影片中人物的一言一語、一舉一動，或仰天狂笑，或泫然欲泣，影片的力量早已不言可喻。在數位化的潮流趨勢下，影片記錄的工具已不再是富人的專屬品，幾乎已是一般市井小民家中的必備品。然而，愈來愈廉價的攝影機、相機，卻使拍攝影片、照片時的態度愈顯草率，不再如同過往般慎重。在求「有拍到」的情況下，多數的影片或照片，只能傳達「到此一遊的紀錄」或是「呈堂證供的證據」一類的訊息。

身處百年樹人的教育環境裡，我們期許作為一個引導者，讓建中學生在生活科技領域中學習影片的製作，透過「問題解決」、「設計與動手做」，開始接觸傳播媒體的多樣化管道與訊息內容的設計——一個看似熟悉卻又遙遠的媒材。在老師們的引導下，先學會「如何看」，進而延伸到「如何做」。我們架設了「深耕頻道」網站來向全世界發聲，影片中有不少是建中生的生活寫照，這些內容深受建中學生的喜愛。在網站裡，學弟們可以自在地瀏覽十年來學長們製作的多元化影片，初入建中的學弟們便能快速地融入建中這一環境中，心裡也嚮往著拍攝一部曠世鉅作，讓以後的學弟覺得學長很「屌」。

漸漸地，影片從一種「工具」變成「武器」。學習生活科技課程，能讓學生將內心的想法、情緒、壓力拍成「搞笑片」、「劇情片」、「紀錄片」……。學生的影片吐露出時下青少年的煩惱，「繁重的課業與升學壓力」即為一例。在學生自製的影片中有一場景是略嫌髒亂的教室裡，層層堆疊的書本幾乎佔滿了桌子，趴在桌上一角的主角漸漸甦醒了。為此，我還曾讚美學生：「善用道具、迅速有效地表達主角所處的背景，是一種很棒的手法」，學生答道：「老師，我們沒有想那麼多，我們平常就是這樣子的」。聽完學生回答的我，久久無法言語，開始慢慢陷入感同身受的升學掛帥情境中，感覺好不捨，不捨學生的無奈、不捨學生的天真與創意。

在好奇心與熱情驅使下的學習，才能擁有真正的樂趣，始能讓「終身學習」不沉淪為教育的口號，擁有樂趣的學習才是上策。我們「辦理駝斯卡影展、比賽」與「架設深耕頻道網站」，期許它們能成為教育學生重視榮譽的學習方式之一。因為有影展、有 channel，為自己而拍片、為觀眾而拍片，希望將影片作品做到最完美的建中學生，在新興科技不斷崛起的時代洪流下，展開了「負責任且快樂」的學習之旅。

貳、重要概念

網際網路分享的概念，讓Web2、0一躍成為主流。每個人在虛擬世界中擁有一個或多個身分，建立部落格，分享自己的心得、想法與價值觀。分享內容所使用的媒材，也從網路興起之初的文字、圖像，延伸到影片創作。Youtube影片分享網站，成立於2005年2月，一直到2006年10月9日，被Google公司以16、5億美元的價格所收購，短短不到二年的成立時間，已經成為同類型網站中的翹楚¹，由此可見一斑。新興科技的崛起發展，讓音像媒材發揮了前所未有的影響力。

紀錄片迷人之處在於鏡頭下呈現著洋洋大觀的人情物態。一部紀錄片娓娓陳述被拍攝者的故事，而隱藏在故事中對生命的感悟、社會價值的探討批判，則是紀錄片創作者所欲傳達的精神。這不也是史官直筆被賦予的使命嗎？此外，紀錄片還能發揮心理療癒的作用，讓被拍攝者產生正向改變。紀錄片創作的目的不在於創作者的「獲得（影片得獎或佳評如潮）」，而是對被拍攝者的「影響」或「改變」。

本文會將影片教學的重心擺放在「紀錄」上，著重於記錄自己所觀察的社會現象或自然現象，記錄自己所思考的想法觀點，記錄自己所內省的心得。此刻，我們寄望教育孩子善用攝影機、相機，或許在不久的將來，史官的直筆將是手上的攝影機。

而在教學過程中，教導一個人最好的方式，就是讓他以為正在學習另一件事情（Randy Pausch, 2007），例如：寓教於樂、在遊戲中學習……。指導學生拍攝與製作影片，或播放典範影片讓學生欣賞，都能同時達到主、副學習的成效。播放攸關生命教育議題的典範影片《25歲國小二年級》（李家驊, 2003）、《再會吧1999》（吳汰紘, 2003）、《醫生》（鍾孟宏, 2006）、《最後的演講》（Randy Pausch, 2007），讓學生學習拍攝與製作影片的同時，也能達到生命教育的學習效果。

參、重要內容

一、1968年，美國學者傑·唐納·華特士（J·Donald Walters）出版《Education for Life -Preparing Children to Meet Challenges》，倡導生命教育的重要，引起世人對生命教育的關注。傑·唐納·華特士提出現代教育的問題核心：「只

¹維基百科。線上檢索日期：2008年11月28日。網址：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Youtube&variant=zh-tw>

注重物質、知識的追求，而忽略了精神價值」、「現代教育依著多數父母的希望，訓練孩子們出人頭地、生活無虞，卻鮮少教導學生如何成為一個成功的『人』。」華特士並不否認現代教育的價值，因此他提出「全人教育」的理念。人的一生都在學習（活到老，學到老），而除了追求知識外，更應注重心靈的成長。也就是說，全人教育是一種身、心、靈並重的生命教育價值觀。

孫效智（2003）指出，教育部公開宣示 90 年為「生命教育年」後，教育決策單位以及關心教育人士開始提倡「生命教育」（life education），積極宣導熱愛生命、尊重生命的觀念。究竟何謂生命教育呢？生命教育就是在幫助人們探索與認識生命的意義，尊重與珍惜生命的價值，熱愛並發展每一個人獨特的生命，活出天地人我共融共在的和諧關係。

王明昌（2007，頁 2）提到：有一本雜誌登出一張照片，這張照片是一個水手的手臂，手臂上被刺著斗大的「抓緊」兩個字，旁人看到就好奇的問船長道：「你的船遠近馳名，水手的技藝與訓練也以嚴格著名，個個身手矯捷，為什麼還要在每個水手的手臂上刺上「抓緊」兩字？」。船長說道：「沒錯，我的水手個個訓練有素，技藝高強，但是，再高強的技藝，如果每次攀桅桿、登高峰，沒有抓緊方向，那麼高強的技藝反而讓他們跌得粉身碎骨。」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技藝與知識雖然讓我們擁有攀高峰的功夫，但是，這個功夫更容易讓我們陷於危險的情境中，只要稍有差池，技藝不但幫不了我們，反而成為我們葬身的因由。所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生命教育正如在一個訓練有素的水手上紋上「抓緊」兩字的工作，在教育過程中，不斷的訓練與提醒學生，除了必須具有好的技藝知識外，更重要的是要抓緊生命的方向，讓技藝與知識成為社會發展的助力，生命為體，技藝為用，體為主，用為輔，體用合而為一。如此，學生在接受學校專業知識過程中，除了個個擁有如水手般高超技藝外，也能培養出兼具道德與宗教情操的涵養。

而在現今知識爆炸與科技如此發達的台灣，知識的取得相當迅速便利下，在教育過程中給下一代生命的方向，讓他們在成長過程中接受全人教育而非傾斜式的智育發展，更是當務之急。

吳秀碧（2001）指出，生命教育的內涵包括人與自己、人與他人、人與環境、人與宇宙等四個向度。對高中生而言，生命教育的意義在了解人類生命與死亡的意義，發展個人面對生命與死亡的適當態度，並學習面對生活中有關生命與死亡情境與此主題的因應技巧，進而探討個人的生命存在意義。

更多生命教育相關文獻，可參考生命教育全球資訊網（<http://gigabyte.fxsh.tyc.edu.tw/>）豐富的內容，其中網路大學>論文區>教育理論與實踐>生命教育內涵與實踐芻議，裡面有 30 篇的論文資料可供參考。

二、這些隱藏著在主學習背後所學到的東西極為重要，即為副學習或是間接學習。例如送孩子去學足球、學游泳等等，雖然學會衝刺姿勢、截球很不錯，我們其實是希望孩子去學更重要的事情，團隊合作、運動家精神、不屈不撓等等（Randy Pausch, 2007）。

當學生們一同拍攝與製作一部影片時，影片以外的過程，或許是攝影美學技巧、運鏡技巧、剪輯軟體技巧等具體內容，或許是挫折感、團隊溝通、領導統御、

決策等抽象的內容，這些都是影片教學的內涵。如果無法如期交出影片作品，但能提出挫折感、團隊溝通、領導統御、決策等經驗，也未嘗不是件好作品。經驗是在你無法獲得想要之物時才會學到（Randy Pausch, 2007）。

三、學生們在製作影片的過程，常常會遇到很多的挫折，身為引導者的老師，可以傾聽與鼓勵，明白他們的感受，適時拍拍他們的肩膀。並且告訴學生們：「請記住，阻擋你的障礙必有其原因！這道牆並不是為了阻止我們。這道牆讓我們有機會，展現自己有多想達到這目標。它們是為了阻擋那些，不夠熱愛的人而存在的，它逼我們證明，我們有多麼渴望牆後面的寶藏！」（Randy Pausch, 2007）

四、團隊合作下的學生們，有時也會遇到參與度不高或熱情不足的組員，老師可以說：「只要等得夠久，每個人都可以讓你讚佩的，如果你生某人的氣，你只不過是沒給他們足夠時間而已，只要給予足夠時間，他們絕對會讓你驚訝的。」（Randy Pausch, 2007）

五、團隊互動總會有意見不合或被指責的時候，老師適時地說：「因為當你搞砸，卻沒人願意責備你時，這代表他們放棄了。如果發現你做錯某件事情，卻沒人願意批評，這是個非常糟糕的狀況。批評的人是在告訴你，他們還在乎你，還愛你」（Randy Pausch, 2007）

六、紀錄片

David Bordwell and Kristin Thompson(2001)提到，當影片貼上「紀錄片」的標籤時，影片中的人、事、物及訊息是值得信任的。紀錄片旨在觀眾相信它是值得相信的主題，雖然紀錄片的目的是呈現真實，但紀錄片影史上，有許多電影還是被認為是失真的、有誤的。但有誤的、不可信的紀錄片，它還是紀錄片，就如同新聞報導有錯誤或有誤導的新聞。

分類式紀錄片（categorical form）是單一方式傳遞訊息，例如生態紀錄片或旅遊紀錄片，這些多半會傾向於一般人所熟知的內容。在分類式，影片的發展模式通常不複雜，從小到大，地方到國家，個人到群眾等等。例如一部蝴蝶紀錄片，會先拍幼蟲，再從蛹變成蝴蝶。

策略式紀錄片（rhetorical form）都有一個論點，此類影片的意圖，多半是要說服觀眾相信這個論點，甚至能起而行之。它與分類式影片的不同處，在於除了對主題作基本介紹之外，還企圖說服觀眾某些觀點。影片中可運用各論點來說服我們做種種選擇，然而，這些論點不會以議論的型態出現。影片通常會把這些論點處理得有如真理，而不會告訴觀眾有其他主張或選擇。策略式影片可以用不同方式來組合他的論點和呼籲。有的導演會先提出他的基本主張，然後才揭示問題的癥結所在，再闡述這個主張如何解決這個問題。有些影片則先將問題鉅細靡遺地描述一遍，然後讓觀眾知道稍後在影片中會產生什麼樣的變化，這個方式的好處是較容易引起觀眾的好奇心並製造懸疑性，引導他們思考並猜測可能的解決方法。無論如何，策略式影片是有一個標準結構。它先就情況作一介紹，討論相關事宜，然後證明所提出來的解決方法可適用於此，再以一個收場白，做為影片的總結。

七、紀錄片的製作流程

1、確定題目 2、田野調查 3、初訪 4、擬定拍攝大綱或企劃案
5、拍攝 6、修改或補強記錄方向 7、場記表 8、紙上剪接 9、補拍
10 非線性剪接(曾吉賢(2007)。音像紀錄小組培訓班上課講義。未出版手稿。)

或許衝動地拿起攝影機，對自己知之甚詳的領域或題材進行拍攝，再針對內容瞭解不足之處，慢慢補強與補拍，是一個很好的開始。因為當大家認真學習拍紀錄片的繁複步驟之後，才拿起攝影機準備拍攝時，常會發現拍片的熱情已經消失無蹤。

Michael Rabiger (1992) 指出，紀錄片之中的任何想法或興趣，對其他人或觀眾而言，都只是出於一種個人之見與個人能理解的範圍，承認這一點，紀錄片創作者就能向外看，並且走出自我。只有靠這種自知之明的成熟度，才能使作者識別出何者可以代替自己的價值與氣質，並使它們在影片中，完成屬於它們自己的生命。而自然地，對此一過程的堅持必然會有所回報，你的作品也會改變你對自己生命的基本信念——也就是紀錄片創作的過程，將給予你此種力量的來源。

更詳盡、更深入的內容，建議參閱《製作紀錄片》(王亞維譯，1998)一書。

八、紀錄片的訪談技巧

Michael Rabiger (1992) 提到，訪問是紀錄片製作的核心。訪問是指向另一個人詢問問題並傾聽答案，由淺入深地提出問題，以求深入問題核心，獲得透澈而中肯的回應。假使受訪者的回答觸動了聆聽者心靈深處，那一定是訪問者技藝高超與全神貫注的結果。因此，一場精彩的深度訪問，其內容便如同鍾孟宏導演所述：「一個故事的重點不是交代故事的來龍去脈而已，而是想去掀開包覆生命表層的外膜。唯有掀開它，你才有可能貼近情感的原味和堅韌。」

透過初訪或預訪的溝通，向受訪者徵求同意拍攝，讓受訪者清楚瞭解紀錄片創作者的立場、拍攝的目的與拍攝者是誰，是非常重要的課題。基於尊重，攝影機與拍攝者應該保持「介入」的立場，而非「侵入」，並提醒受訪者在訪談時，能夠忽略攝影機的存在。

訪問大致分為街頭訪問與深度訪談，依照訪問情境的不同，設計合適的題目。例如，做街頭訪問時，受訪者可能是一邊工作一邊接受訪問，此時題目以受訪者的工作內容為核心較佳，「這個工作從幾歲開始做？」、「做多久呢？」、「工作會不會覺得很辛苦？」、「最讓你開心的事情是什麼？」。做深度訪談時，可以以受訪者的人生大哉問為核心來設計問題，「你為什麼想要從事這個工作？」、「影響你最多的人是誰？」

以「尊敬」與「將心比心」的態度，讓受訪者解除戒心，放鬆心情，受訪者才得以暢所欲言。所以一開始的訪談題目，宜先作寒暄式的問候，再從受訪者的工作、興趣談起，而後進入預設好的核心問題，把較為私密或感情性的問題保留到最後才問。

訪問者必須保持自然的態度，營造自然不做作的氛圍。深度訪談的環境現場，應儘量保持不受干擾的情境，讓受訪者可以大膽地說出內心的想法。在訪問

時，與受訪者保持視線接觸，並不斷地給予非口頭的回應，例如：以點頭、微笑來表示同意，以迷惘的眼神表示好奇或懷疑。訪問者以臉部表情作適當的回應，受訪者較不會處在獨白的狀態，也較願意說明。如果受訪者突然不講話，那麼請尊重他的沉默，並且等到他開口時再繼續訪談；如果受訪者需要鼓勵，試著用疑問的口氣重複他所講的最後一句話，或適時給予簡單的回應：「怎麼會呢？」、「為什麼呢？」、「那時候的你怎麼辦？」。

此外，比較不建議設計二元式問題，因為只會得到「是、不是」、「對、不對」二元式的答案。儘量用簡單及會話式的語言，並且採一次只問一件事的原則，例如訪談高中社團：「練習街舞，是否會讓你產生很大壓力嗎？」

最後，一位良好的訪問者，千萬不要讓人看起來像菜鳥。當你手握攝影機時，應該以專業的態度與自信去面對受訪者，才容易獲取信任，讓受訪者更願意吐露心聲。當受訪者吐露心聲，特別是第一次時，影片畫面中所呈現的力量是很神奇、很有震撼力的。

紀錄片創作者與被拍攝者之間所發展出來的互信、責任與了解，讓創作者必須不斷地自我檢視倫理與道德問題。避免將自己的重要性膨脹，相對的貶抑那些信任地把你引進他們生活的人。

九、實驗電影

David Bordwell and Kristin Thompson(2001)提到，實驗電影在拍片型式上是完全不受約束，可以讓電影工作者全心全意地表達個人經驗與看法，而這些經驗與看法相較於類型片主流市場，通常是比較奇特或怪異的。

莫菲(J. J. Murphy, 實驗電影導演)曾說：「主題全來自文學，也延用到傳統劇情片，但對實驗電影就不通了，因為實驗電影是一種抗拒傳統的反應。」大部分的實驗電影可以分為抽象式(abstract form)及聯想式(associational form)

抽象式(abstract form)

觀賞劇情片時，我們會專注於主角、故事、形式或議題上，較少注意鏡頭的構圖。但實驗電影可以是無劇情的，可以整部片的內容圍繞在色彩、形狀、大小、線條、圖像運動……等，這些題材大多是取自於大自然或人造物。抽象性質的題材存在於生活周遭，俯拾皆是，唾手可得。例如「重複」：人一天重複吃三餐、某一段時間上同樣一門課；「變化」：四季的變化、蛹變成蝴蝶、白天到夜晚、上課到下課。

在抽象電影中，這些抽象的性質本身就是趣味的來源。這些抽象、脫離現實的影片，提醒我們去注意生活中的形色與聲音。

聯想式(associational form)

許多實驗電影以詩化的過程，形成我們所謂的聯想式。影像與影像或聲音並置時，會促使我們尋找一些關聯——一個使它們連在一起的連結。

例如詩仙李白，在《月下獨酌》寫到：「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月既不解影，影徒隨我身；暫伴月將影，行樂需及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亂；醒時同交歡，醉後各分散。永結無情遊，相期邈雲漢。

」，表面上描寫把月亮和影子當成同伴，一同喝酒，但卻讓我們聯想到李白一人獨自喝酒行樂，那種孤獨無伴的心情，看似熱鬧的把酒言歡，實則是苦中作樂的窘境。

聯想式影片中所採用的比喻可以是極傳統，也可以是極原創，而所構成的關聯可能是非常明顯直接，也可能是撲朔迷離。這些關聯之間不見得因果相聯——創意的組合往往可以製造情節，產生意義。許多聯想式結構的影片，是想透過新的視覺元素和新鮮的組合，製造出熟悉的想法與情感。

實驗電影中所使用的前衛手法，往往會比其他類型片參考使用的對象。在影史上，許多電影的基本類型都經常在彼此的類型中互求養分。

十、空鏡頭

空鏡頭是什麼？/「電影一百問」

簡單說，空鏡頭就是沒有人物只有景物的鏡頭。通常它被用來交代環境，例如西部片慣常以此表現西部風光。此外它也用來調整影片的節奏，尤其是故事要進行到下一節時，經常利用空鏡頭來作語尾助詞或發語詞。空鏡頭有時可以營造極強的情緒渲染，如侯孝賢的《童年往事》中，主角父親過世時，插入一個風雨中大樹飄搖的空鏡頭，充份具現了「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的哀慟。（空鏡頭是什麼？ / 「電影一百問」。國片影像教育扎根計畫。線上檢索日期：2008年11月28日。網址：http://filmedu.ncu.edu.tw/ShowMangic.asp?MM_No=7）

一般而言，電影中出現風景的時刻，大多是沒有人的空景，因而具有過場的功能，即所謂的「空鏡頭」(empty shot / landscape shot)。佛列茲朗 (Fritz Lang) 在有聲片經典《M》(1931)中，第一次使用了空鏡頭（畫面上是空無一人的房間、餐桌、纏著汽球的電線桿，聲音配上母親的呼喚，製造出「小女孩已遇害」的意義）。除此之外，空鏡頭也在場與場之間具備轉換、過渡的功能，通常是城市的大遠景或樹木花草，讓人有放鬆休息的時刻。然而，當空鏡頭緻密地織入政治訊息時，它可以是一種土地的控訴（例如侯孝賢《悲情城市》裡的九份山景，一群台灣知識份子對著群山唱著「九一八」，鏡頭切到山雨欲來的層巒起伏，再切到寬美收衣，它甚至表現出土地對知識份子來說是血淚灌溉的政治領域，對寬美來說卻是日常生活）或是注視的欲望（同樣以侯孝賢為例，《戀戀風塵》中幾個城市中的仰角空景可能代表阿遠對自然鄉村的想念，後面最有名的一個長達數分鐘的防風林橫搖鏡頭更撫慰了失戀的阿遠）（曾芷筠（無日期）。電影研究的風景角度：《杰瑞》(Gerry) 中的死亡風景詩學。放映週報。線上檢索日期：2008年11月28日。網址：

http://www.funscreen.com.tw/fans.asp?F_No=523&period=172）

「空鏡頭」是電影藝術特有的表現手段，指的是影片中沒有人物只有景物的鏡頭，分為寫景、寫物兩種，它具有介紹故事發生的環境背景、表現故事發生的時間、作用於人物的情緒等功能，此外，也可推進故事情節、表達作者態度，在螢幕的時空轉換和調節影片節奏方面有獨特作用。空鏡頭的運用，不只是單純描寫景物，而是把客觀的景物與主觀情緒結合起來，向觀眾灌注作者態度的一種手段。空鏡頭，從說明(如：環境時空)、暗示(如：時間推移)、象徵到隱喻(如：憂慮、放鬆的心情)，其功能是多方面的，既是借物喻情，又烘托氣氛、引起聯想。（鄭美里（無日期）。觀照與出神——從《無米樂》的電影鏡頭談起。放映週報。線上檢索日期：2008年11月28日。網址：

肆、教學活動概要

活動名稱	時間	活動內容	課程綱要對應
從《25歲，國小二年級》學空鏡頭	100分鐘（二節課）	觀察影片中「空鏡頭」的使用時機與所代表的意義。	1-2 電影美學 1-3 電影製作原理 1-4 電影賞析
從《再會吧1999》學視覺藝術創作	100分鐘（二節課）	瞭解影片中的「視覺藝術創作」所代表的意義與拍攝方式。	1-2 電影美學 1-3 電影製作原理 1-4 電影賞析
從《醫生》學黑白攝影的敘事手法	150分鐘（三節課）	探究影片中的「黑白攝影」的所代表的意義。	1-2 電影美學 1-3 電影製作原理 1-4 電影賞析
從《最後的演講》學實況錄影拍攝。	150分鐘（三節課）	影片中的「實況錄影拍攝」的方式與剪輯技巧。	1-2 電影美學 1-3 電影製作原理 1-4 電影賞析

伍、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一：從《25歲，國小二年級》學空鏡頭

主題名稱	從《25歲，國小二年級》學空鏡頭		教學時間	100分
教學人員	教師1人		教學人數	45人
教學時間	2節課		教學對象	高一
教學地點	電腦教室或一般教室		指導教師	溫敬和
教學資源	1、投影機1台、投影布幕1組與音響 2、50張空白分鏡表A4 3、50張資源回收A4紙 4、10把剪刀			
單元	時間	單元名稱	單元目標	
一	5分	簡介《25歲，國小二年級》	引起學生想要看影片的動機	
二	60分	播映《25歲，國小二年級》	營造讓學生專心觀賞影片的環境	
三	15分	空鏡頭在那裡？	分辨空鏡頭與了解其應用方式	
四	20分	框的界線	培養對細微處的觀察，並於分鏡表上繪製5個空鏡頭	
教學流程	教學指導要點			時間
				分組方式
				組別數
				人數

一、簡介《25歲，國小二年級》	1、導演李家驊在25歲時透過鏡頭，描述自己在8歲所做的錯事。 2、敘事技巧高竿，影片進行了半個小時，導演還沒有告訴觀眾8歲的他，到底做錯了什麼事情。 3、得獎紀錄： 2005 日本山形紀錄片影展，亞細亞千波萬波特別賞 2004 第六屆臺北 電影節，最佳紀錄片 2003 第三屆南方影展，最佳紀錄片 4、介紹「空鏡頭」。或許可以用萬用賀卡來比喻空鏡頭，萬用卡片可以用來祝福、感謝、邀請、表明……，而空鏡頭可用來輔助說明、隱喻、象徵……。	10分	無	45人
二、播映《25歲，國小二年級》	適時注意學生的觀看情形，若有不專注的情形，建議老師可以驅前關心學生的身體狀況。	60分	無	45人
三、空鏡頭在那裡？	老師可以分組教學，並加入競賽方式，提問：有那些空鏡頭與其所代表的意義。	15分	9組	5人/組
四、框的界線	1、每位學生在A4紙，剪一個長3.5公分，寬2公分的長方形。 2、利用此張紙取景於教室窗外的景色。 3、提醒學生可以變化紙與眼睛間的距離。 4、於空白分鏡表中，繪製最美的空鏡頭構圖。	20分	9組	5人/組

教學活動二：從《再會吧 1999》學視覺藝術創作

主題名稱	從《再會吧 1999》學視覺藝術創作		教學時間	50分
教學人員	教師 1 人		教學人數	45人
教學時間	1 節課		教學對象	高一
教學地點	電腦教室或一般教室		指導教師	溫敬和
教學資源	投影機 1 台、投影布幕 1 組與音響、9 台攝影機			
單元	時間	單元名稱	單元目標	
一	5分	簡介《再會吧 1999》	引起學生觀看影片的動機	
二	25分	播映《再會吧 1999》	營造讓學生專心觀賞影片的環境	
三	20分	尋找視覺藝術創作的素材	在教室與校園環境中，尋找視覺藝術創作的素材。	
教學流程	教學指導要點			時間
				分組方式
				組別數
				人數

一、簡介《再會吧 1999》	1、導演吳汰紘在母親過逝 5 年後，透過紀錄片開啟一段心靈療癒的過程。 2、本片的視覺影像創作風格可以啟發我們的創作與學習，抽象化的影像與聲音，配上導演的口述，影片傳達了事件的原委，而影片外的時空，更成功地捕捉觀眾看不見的濃烈情感。 3、得獎紀錄： 2005 瑞士紀錄片真實影展青年獎首獎 2004 臺北 電影節百萬首獎 2004 台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台灣獎	5 分	無	45 人
二、播映《再會吧 1999》	適時注意學生的觀看情形，若有不專注的情形，建議老師可以驅前關心學生的身體狀況。	25 分	無	45 人
三、尋找視覺藝術創作的素材	1、將全班分組討論，目前有那些東西可以作為視覺藝術創作的素材，如鏡子、光影、水、火……。 2、實際到校園去尋找視覺藝術創作的素材並嘗試捕捉其影像。	20 分	9 組	5 人/ 組

教學活動三：從《醫生》黑白攝影的敘事手法談紀錄片的力量

主題名稱	從《醫生》黑白攝影的敘事手法談紀錄片的力量		教學時間	150 分
教學人員	教師 1 人		教學人數	45 人
教學時間	3 節課		教學對象	高一
教學地點	電腦教室或一般教室		指導教師	溫敬和
教學資源	投影機 1 台、投影布幕 1 組與音響			
單元	時間	單元名稱	單元目標	
一	8 分	簡介《醫生》	引起學生觀看影片的動機	
二	92 分	播映《醫生》	營造讓學生專心觀賞影片的環境	
三	15 分	從黑白攝影的敘事手法談紀錄片的力量	了解紀錄片的使命與道德倫理	
四	35 分	撰寫觀後感想	抒寫本片所給予的啟迪或心得	
教學流程	教學指導要點		時間	分組方式 組別數 人數

<p>一、簡介《醫生》</p>	<p>1、一個廣告導演，如何用理性不煽情的手法來敘述自殺的議題。</p> <p>2、得獎紀錄：</p> <p>2006 台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國際競賽單元」入圍</p> <p>2006 台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亞洲獎」優等獎</p> <p>2006 台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公視獎」觀眾票選最佳影片</p> <p>2006 臺北 電影節最佳紀錄片</p> <p>2006 臺北 金馬獎最佳紀錄片入圍</p> <p>2007 瑞士真實紀錄影展</p> <p>中時 2006 年度十大華語電影</p>	<p>8分</p>	<p>無</p>	<p>45 人</p>
<p>二、播映《醫生》</p>	<p>適時注意學生的觀看情形，若有不專注的情形，建議老師可以驅前關心學生的身體狀況。</p>	<p>92分</p>	<p>無</p>	<p>45 人</p>

三、談紀錄片的力量	<p>透過與學生的對答，導入作為一個紀錄片工作者所應持有的態度。</p> <p>《醫生》DVD 簡介的小冊子 甜蜜生活製作</p> <p>我的重點不是在揭露個人隱私，而是希望從事件裡面去看見人性的徵兆，採用冷靜的方式，而不是我們所習以為常的窺探他人隱私的方式。一般新聞媒體在處理自殺事件時，往往需要更辛辣的東西，那是強加在別人身上的迫害。我並非抱持某種道德標準，最重要的是從這裡看到人的情感和生活，以及創傷的延續性影響。</p> <p>倫理是紀錄片工作者的一大課題，各位看到鏡頭前的溫醫師，是被鏡頭後的拍攝者所整理過的。溫醫師冷靜敘述兒子昱和去世的經過，是從很多的鏡頭中所挑選出來的一幕。鏡頭前後的倫理，必然存在著矛盾。那是一種殘忍的過程，可說是沒人性的觀看過程，到底你有什麼資格如此折磨被拍者，只是因為拍片職責所在嗎？其實這個問題，我到現在沒有一個很清楚的解答，我只知道我不是一個新聞記者去報導一則事件，而是從中尋找自己的未知及人性上可能的共通點。如果倫理會在於這過程設下一個很高的屏障，那麼無論如何還是要翻越過去，這是一個很複雜的過程，不僅考慮到自己而已，還有被拍攝者的感受。</p> <p>我覺得溫醫師能卸下心防，除了包容以外，可能是他很想講一些話吧，隱私也不再是秘密或禁忌了。事實上，整個片子拍完以後，溫醫師和溫太太覺得透過紀錄片，將多年來的傷痛慢慢的化開了，這是讓我非常欣慰的事情。</p>	15分	無	45人
四、撰寫觀後感想	邀請學生撰寫影片觀後感想，不限字數。	35分	無	45人

教學活動四：從《最後的演講》學實況錄影拍攝

主題名稱	從《最後的演講》學實況錄影拍攝	教學時間	150分
教學人員	教師 1 人	教學人數	45人
教學時間	3 節課	教學對象	高一
教學地點	電腦教室	指導教師	溫敬和
教學	投影機 1 台、投影布幕 1 組與音響		

資源							
單元	時間	單元名稱	單元目標				
一	10分	簡介《最後的演講》與播映華爾街日報電子版的新聞片段	引起學生觀看影片的動機				
二	105分	播映《最後的演講》	營造讓學生專心觀賞影片的環境				
三	35分	繪製攝影機組的位置	1、瞭解多機攝影 2、繪製攝影機組的位置				
教學流程		教學指導要點		時間	分組方式	組別數	人數

<p>一、簡介《最後的演講》與播映華爾街日報電子版的新聞片段</p>	<p>1、依行政院衛生署統計 2007 年國人十大死因，癌症連續二十六年蟬聯十大死因之首，平均每日死亡 110 人，每 13 分 02 秒就有 1 人死亡。Randy Pausch（蘭迪鮑許，Randy Frederick Pausch，1960-2008）在 2006 年夏天得知自己得到致死率最高，五年存活率僅有 4%的胰臟癌，2007 年 8 月癌細胞移轉擴散到脾臟和肝臟，醫生估計只剩 3-6 個月的生命。</p> <p>美國很多高校在資深教授退休前都會為他們安排講授一堂面向全校學生的「最後的演講」，表達學校師生對其的崇敬和感激，讓教授為自己的教學生涯劃上一個完美的句號。卡內基梅隆大學將其命名為「旅程 (Journey)」，希望演講者能和聽眾一起分享自己的個人或學術旅程。鮑許雖然還沒有準備退休，但是鑒於他的病情，他在 2007 年 9 月 18 日做了題為「真正實現你的童年夢想」的最後一課，這也是「旅程」系列的第一課²。</p> <p>在人生面臨到最後時，你必須要決定自己要當「跳跳虎」，還是「唉喲驢」。</p> <p>Randy Pausch 以「真正實現你的童年夢想」為題與全世界分享，為他自己的人生做最好，也最幽默的紀錄。</p> <p>建議教師可以「Randy Pausch」為關鍵字，搜尋與參閱相關網站。例如：朱學恆部落格的三篇文章。</p> <p>《說好了這一刻不掉眼淚……Randy Pausch的最後一堂課》 http://blogs.myoops.org/lucifer.php/2007/11/08/randypausch</p> <p>《Randy Pausch的最後一堂課之後……》 http://blogs.myoops.org/lucifer.php/2007/12/16/randypausch2</p> <p>《Randy Pausch教授，再見！》 http://blogs.myoops.org/lucifer.php/2008/07/26/randypauschfinal</p> <p>2、播映華爾街日報電子版的新聞片段http://tw.youtube.com/watch?v=mSrYhRi5WNI（中文字幕翻譯製作：朱學恆），讓學生對Randy Pausch的演講具有基本的了解。</p> <p>3、Randy Pausch的個人首頁：http://download.srv.cs.cmu.edu/~pausch/</p>	<p>10 分</p>	<p>無 45 人</p>
------------------------------------	---	-------------	---------------

²維基百科。線上檢索日期：2008 年 11 月 28 日。網址：<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兰迪·波许&variant=zh-tw>

二、播映《最後的演講》	<p>1、 Randy Pausch 《最後的演講》 實況影片附中文字幕(中文字幕翻譯製作：朱學恆)。</p> <p>簡體版： http://sys.myoops.org/upload_temp/Randypausch_SC.wmv</p> <p>繁體版： http://sys.myoops.org/upload_temp/Randypausch_TC.wmv</p> <p>中英文對照演講稿 http://www.cs.cmu.edu/~pausch/Randy/pauschLastLectureChineseTranslation_10_25_07.pdf</p> <p>2、適時注意學生的觀看情形，若有不專注的情形，建議老師可以驅前關心學生的身體狀況。</p>	105分	無	45人
三、繪製攝影機組的位置	<p>1、演講中，有大部分的影片，是攝影機與腳架平視在講台的講者，也是整個演講內容完整的錄音。</p> <p>2、拍攝觀眾的反應與情緒，需要一台攝影機與腳架。</p> <p>3、另外有一台攝影機與腳架放在觀眾席的後方，以拍攝全景。</p> <p>4、有一台手持攝影機，作為機動用途。</p> <p>5、Randy Pausch 的演講使用投影機的畫面，輔助他的演講內容，透過事後剪輯，即可以電子簡報內容放進演講影片中。</p> <p>6、請學生寫下 Randy Pausch 講的那些話，最能引起自己的共鳴？</p>	35分	無	45人

陸、教戰守則(Q&A)

- 一、本文中所介紹的四個活動，並非要一次全部實施教學，也沒有實施的順序，老師們可以各取所需或節錄。
- 二、教學活動中，能讓全班同學皆能專注的觀賞影片是最困難的任務，建議採用鼓勵或獎勵的方式，讓學生全程觀賞影片。並希望老師能多閱讀與蒐集影片外的相關資料，並以親身的體驗、經驗或觀賞心得為例，引起學生們熱烈討論的氣氛。
- 三、建議老師在播放影片前，能詳閱本文最後的「附註：影片導讀資料」，或蒐集相關的資料，在進行引起動機與師生互動討論的教學過程時，老師的概念較為具體清晰。
- 四、「以古鑑今」，冀求從歷史上尋覓解決問題的智慧，避免重蹈覆轍。《25歲國小二年級》李家驊導演因小時候的錯誤，讓他羞愧17年，在17年後以坦然地追求解脫的可能性。李導演的故事勾起我們記憶中的衝動言行或荒唐行徑，並勉勵「現在與未來」的自己，須注意言行舉止是否合宜，避免類似的情形再發生；《再會吧1999》吳汰紅導演談起對死去媽媽的思念，這種思念是放諸四海而皆準，提醒了我們「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的及時行孝；《醫生》鍾孟宏導演冷靜、理性地處理自殺議題，讓悲劇的現身說法，成為生活中警訊提示；《最後的演講》Randy Pausch教授在面對死神威脅時，仍奮力不懈地搏鬥，他的密訣是「擊敗死神的方法，不是多活了幾天、幾個月」而是「精采地活過每分每秒」，這些話或許老生常談，但Randy Pausch妙語如珠，風趣幽默的談吐，感動世界千萬人心。
- 五、建議老師把握與學生互動對談的教學契機，藉由這些影片，讓學生抒發對片中主角的內省與表現，提出自己的心得與想法，引導學生能重視與尊重生命。
- 六、影片公播版權的問題：

- 1、《25歲，國小二年級》提供 DVD / MOD 之公開播映授權方案，請洽智慧藏行銷部。
- 2、《再會吧 1999》提供 DVD / MOD 之公開播映授權方案，請洽智慧藏行銷部。
- 3、《醫生》公播版 DVD 由中映電影公司獨家代理。
- 4、Randy Pausch 教授《最後的演講》影片的 CC 授權是非商業化、註明出處、不得改作。

柒、參考資料與影片

- 一、王亞維(譯)(1998)。製作紀錄片。臺北市：遠流。(Michael Rabiger, 1992)。
- 二、曾偉禎(譯)(2001)。電影藝術-形式與風格 第六版。臺北市：美商麥格羅·希爾國際股分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David Bordwell and Kristin Thompson, 2001)。
- 三、孫效智(2003)。生命教育的內涵與實施。生命教育全球資訊網。線上檢索日期：2008年11月28日。網址：
http://gigabyte.fxsh.tyc.edu.tw/net_university/paper/net_uni_paper_A1.htm
- 四、王明昌(2007年3月8日)。生命教育大家一起來。
線上檢索日期：2008年11月28日。網址：<http://south.tjc.org.tw/17/生命教育大家一起來.doc>
- 五、吳秀碧(2001年6月15日)。生命教育的意義。
線上檢索日期：2008年11月28日。網址：
<http://www3.ctsh.hcc.edu.tw/~exec6/5life/article/life%20meaning.html>
- 六、李家驊(導演)(2003)。25歲，國小二年級。[DVD]。(智慧藏學習科技公司，臺北市中正區南昌路二段81號8樓)。
- 七、吳汰絳(導演)(2003)。再會吧 1999。[DVD]。(智慧藏學習科技公司，臺北市中正區南昌路二段81號8樓)。
- 八、鍾孟宏(導演)(2006)。醫生。[DVD]。(甜蜜生活製作有限公司)。
- 九、Randy Pausch(2007年9月18日)。真正實現你的童年夢想Really Achieving Your Childhood Dreams。美國賓州：卡內基美隆大學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線上檢索日期：2008年11月28日。網址：
http://sys.myoops.org/upload_temp/Randypausch_TC.wmv。
- 十、朱學恆(2008年11月8日)。說好了這一刻不掉眼淚……Randy Pausch的最後一堂課。線上檢索日期：2008年11月28日。網址：
<http://blogs.myoops.org/lucifer.php/2007/11/08/randypausch>

附註：影片導讀資料

一、《25歲，國小二年級》的影片導讀

- 聞天祥(無日期)。25歲，國小二年級影評。線上檢索日期：2008年11月28日。網址：<http://sulanteach.msps.tp.edu.tw/另類學習/movies/409%20%2025歲，國小二年級/本事.htm>

說出口的秘密，一段自我療癒的紀錄

經獲得臺北電影節、南方影展雙料最佳影片，之後又在山形紀錄片影展專

門鼓勵亞洲新導演的「亞洲千波萬波單元」得到特別獎的《25歲，國小二年級》要正式發行DVD了。

《25歲，國小二年級》是一部相當私隱的紀錄片。導演，也是片中的主人翁，李家驊，一開始就交叉剪接幾位朋友對他的觀感，不外乎隨和、誠懇、負責、近乎完美，然後突然一聲——放屁！——這句畫外音像把鐵錘敲破了這些外在表象，也把李家驊本人帶進了作品裡，當他道出自己根本愛哭、懦弱、偽善、自私、好強、自卑又愛鑽牛角尖，只不過擅長讓所有人看不出這些缺點的時候，你也將因好奇而被帶向他藏了十七年的記憶深處。

之後他介紹了自己的家庭背景。不僅是因為那樁發生在國小二年級的事情，和他原本優渥的家境有關；看到最後，你更會發現家人對他的意義。因此，這個看似理所當然的交代，其實是個感情的巨大伏筆。

在一個「化名」黃子宣的前輩（他其實是位知名的紀錄片導演）的刺激下，李家驊有點像流行一時的綜藝節目「超級星期天」的叫座單元「超級任務」一樣展開了尋人計畫。只不過他要幫的不是別人，而是自己。你可以強烈感受到鏡頭後面導演兼當事人的猶豫和期待，起初連番不順，然而峰迴路轉，真的讓他找到已經退休的國小班導孫燕卿老師，並且和這件讓他掛心17年都放不下的事件的另一位主角，小學同學周育德，取得聯繫。

到底當年發生了什麼事？影片要過了將近五分之三，才將謎底揭曉。或許有人會以為不過爾爾，有必要如此大驚小怪嗎？如果是這樣的反應，我只能表示惋惜，因為你不但沒有嘗試用「心」去看這部作品，也沒看到創作者的「心」。事情嚴不嚴重，並非以法律或校規來衡量，而是對一個孩子內心所造成的衝擊與影響。《25歲，國小二年級》有股神奇的力量，不僅讓我亦步亦趨跟著李家驊的鏡頭、旁白，深入他挖掘回憶的旅程，他的坦白甚至勾起我許多回憶。我指的不是類似的犯行或過錯，而是當你已經習慣領受寵愛，有朝一日突然發覺自己原來可能不被喜歡、那張好學生標籤也會被狠狠撕去的恐懼。鮮少有作品可以如此貼切又深刻地展現出這種情結，而李家驊也藉此說明了他為何力求完美卻又憎恨自己的緣由。讓人看了心驚，又心痛！

然而這部作品之所以讓我百看不厭，除了感同身受外，我更很欣賞李家驊從自己出發，卻同時立體呈現他人的能耐。你不只看到一個敏感男孩的心理障礙，也從他的故事輻射出老師、阿嬤、叔叔、爸爸等人。這幾位受訪者在李家驊看似樸拙的應對下，濃厚了這部作品。因為他們在攝影機前的真情流露，包括欲拒還迎的受訪姿態，比演技再好的演員都要精湛真切地呈現了台灣社會、家庭某些難以言喻的人際關係，既關愛又疏離，尤其是那副表面遺忘其實刻骨銘心的心照不宣，極具張力。亦即這部片子的價值絕非只是李家驊個人的自我暴露與反省，而有更深刻的心理、教育、家庭、社會層面，可供咀嚼。而那些不時出現在片中的空鏡頭，有如導演心境的註腳，也為台灣紀錄片的抒情能力，提供了一個感性的示範。

李家驊常說這部紀錄片的拍攝是個心理療癒的過程，但我更覺得這部影片的完成，能改變他以外更多的人。儘管李家驊已經不只25歲了，但他這段國小二年級記憶的分享和沈澱，依舊彌足珍貴。

李家驊導演的話：

新竹市青草湖、風城、香山社區大學（2005年2月16日）。「25歲國小二年級」教學活動文字紀錄。線上檢索日期：2008年11月17日。網址：

<http://image.bamboo.hc.edu.tw/2004b/20041129-record.html>

這部片是用鏡頭去看一個感動我的事情，第一次去找吳老師談，其實是一個很大的衝擊；對其他人或許沒什麼，但對當事人而言，恐怕只有當事人才能明瞭跟體會了。

紀錄片是極度主觀的，但是我盡力做到誠實的客觀。其實我很不勇敢，在拍攝的過程中，也是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衝擊，或許跟國小同學聯絡上了，在無形之中帶給我的勇氣。

至於是否會補叛逆？我不會補叛逆，也許是性格的關係吧！而家人之間的關係是有改變的，其實片中與國小導師、爸爸以及奶奶對話的片段，之後都有再補拍過，但是感覺都沒有第一次的「真」，而我放進去的也都是最原始的接觸片段。片中黃子宣是虛假的，就留給大家一個想像的空間吧！

李家驊 拍出八歲「那件事」

陳薇安（2007年10月22日）。李家驊 拍出八歲「那件事」。生命力新聞。線上檢索日期：2008年11月29日。網址：<http://www.newstory.info/2007/10/post-28.html>

【記者/北縣報導】「做創作的人，尤其是拍紀錄片的人，如果你連自己都不能誠實面對，那你就沒有權利要求別人在你的鏡頭前面打開自己。」因為指導老師的這句話，說服了導演李家驊拿起攝影機拍攝深藏在他八歲那年的「那件事」。

《25歲，國小二年級》是李家驊在台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研究所二年級時拍攝，二〇〇三年完成的作品。原本的主題並非國小二年級的「那件事」，而是所上同學身分認同的故事，但拍攝到一半卻因為「那件事」的影響，進度遲遲無法推進。因此李家驊跑去找指導老師溝通，哭著談起了「那件事」。最後幾乎在指導老師逼著的情況下，李家驊被迫重回八歲的記憶。他開玩笑地說：「拍這樣的片子可能需要的不是勇氣，而是一條鞭子在後面抽。」

關鍵的「那件事」是李家驊在國小二年級時，因同班同學周育德弄壞自己的玩具而開始勒索他長達半年之久。片中對於「那件事」並未多加描述，李家驊表示他想強調的是因為「那件事」的影響他有多痛苦的心情，而不是「那件事」的詳細經過。

「那件事」對李家驊造成的影響到底有多大？大到往後的十七年他都在努力地扮演「好學生」的角色，賣力地討好別人，希望掩飾八歲的那段過錯，使他變得越來越討厭這樣虛偽的自己。於是在指導老師的建議下，他開始找尋周育德的連絡方式，踏入畢業後從未進入過的大龍國小尋找當年的導師孫燕卿，以及訪問奶奶、叔叔與爸爸這麼多年後對「那件事」的看法。

李家驊認為拍片遇到最大的困難是找周育德與孫燕卿，「找不找得到不是重點，怎麼跨出第一步是最困難的。」首先，透過了周育德親戚的幫助，李家驊得到了周育德的e-mail信箱以及他在德州攻讀醫學博士的消息，沒想到不久後

收到了周育德的回信。信中金已英文回覆，大意是他很早就原諒了李家驊，並且引用聖經的內容鼓勵李家驊，讓李家驊感謝地說：「也許是宗教的力量給他一些幫助讓他願意回頭過來支持我。」

接著，李家驊也找到了孫燕卿的聯絡方式，兩人見面談起「那件事」讓李家驊數度哽咽。李家驊對於當時在輔導室許多人圍著他的場景記憶猶新。孫燕卿認為當時大人處理事情的方式也許不對，反而向李家驊道歉。真情流露的一幕讓在場觀影的淡江大學學生張小倩說：「他痛哭那一段吧！真的很深刻。」

拍攝家人是李家驊認為的另一大問題。拍攝順序依照困難的程度，從奶奶、叔叔到爸爸。奶奶說她已忘了當時的反應，但仍覺得「那件事」不可能發生在李家驊身上。國中時，得到模範生與英語演講獎狀趕緊回家「獻寶」的李家驊，因為叔叔的一句玩笑話，「你已經有做錯事的汗點了，拿這種獎狀有什麼用。」而躲在棉被裡哭的事，也是第一次讓叔叔知道。訪問爸爸是李家驊最害怕的事，「腳都在發抖，攝影機又不穩。很多狀況是雙方都不講話，但帶子一直在拍，拍到後面就聊開了。」父子之間的誤會也終於解釋清楚。

李家驊覺得「拍這部片子沒有什麼勇氣，是很多人支持的結果。」拍完這部影片讓他學到很多。他說：「唯一能對自己生命負責的還是我自己，再來一次我可能還是會當好學生，可是這次我可能會知道是我自己要這樣做沒有任何人逼我。我會試著用另一種方法接受自己。」

二、《再會吧 1999》影片導讀

李道明 臺北 藝術大學電影研究所副教授

《再會吧 1999》DVD 簡介的導讀 智慧藏學習科技公司

1990 年代末期台南藝術學院成立紀錄片研究所之後，一批以自己或親人、朋友為題材的「個人紀錄片」開始在台灣出現。《再會吧 1999》是其中最為突出的一部。除了具有「個人紀錄片」的性質外，這部片更是近十年來台灣少數「實驗紀錄片」的一部代表作品。

在西方紀錄片的發展歷程中，一直有創作者以自己作為拍攝的對象。嚴格來說，這些影片通常只是一幅「肖像畫」的規模而已。「自畫像」式的紀錄片，最著名的是出自 1970 年代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電影學門所訓練出的一批「真實電影」創作者。他們以自己及家人、親友的生活或關係做為影片的題材，在作品中探討自己身為影片拍攝者的角色，及自己與被拍攝對象之間的關係。這種「個人紀錄片」大多追索自己的家庭關係，關心自己做為一個電影創作者或做為一個人的問題。

傳統的紀錄片創作者痛恨 1970 年代出現的「自畫像」式的紀錄片，因為他們認為紀錄片應該去拍些更重要的「議題」才對。不過，1970 年代出現的「個人紀錄片」，倒不一定是一種紀錄片創作者自我耽溺的行為，有些紀錄片創作者反倒試圖利用電影來尋找自我、衡量自我、提昇自我意識，可以說是一種心裡治療的過程。這些「個人紀錄片」，有些則探討女性社會化的問題、個人的慾望、人際關係、家庭問題、性別認同與角色模範等議題。

從自我心裡治療的角度來看，《再會吧 1999》絕對吻合「個人紀錄片」的這項特質。該片作者吳汰紅在一篇文章中說：「很多人在看完《再會吧 1999》後，會問我，我到底有沒有被『治癒』，因為在片子裡的我是如此的哀傷，我無法說到底一部片子有沒有這樣的奇蹟可以拯救一個人……但至少這會是一個溝通的開始，我跟過去、跟悲傷、跟自己溝通……透過這部片子，我好像終於才把對於那段日子的悲傷，想講的話都講完了。」《再會吧 1999》作為作者與自己溝通與「心靈療癒」的工具，按作者的自述，無疑是成功的。但是，作為一部紀錄片，《再會吧 1999》是否也成功地與觀眾「溝通」呢？這就必須從影片採用的「實驗紀錄片」的形式談起。

在 1990 年代之後，世界各地不約而同地出現了一股「實驗紀錄片」的風潮，並在各國紀錄片影展受到鼓勵，成為當今甚受矚目的紀錄片製作模式。究其原因，應該是由於新一代的紀錄片工作者從小玩電玩、看音樂錄影帶長大，對於傳統紀錄片美學、風格、題材心生排斥，力圖反叛，加上數位攝錄影機與剪輯設備的快速發展，賦予他們「實驗」各種非傳統形式的機會。「實驗紀錄片」基本上也可視為當代「後現代」文化下，拆解、併置、拼貼等手法在紀錄片的應用，也可說是諸種「跨界」藝術形式中的一支。

實驗紀錄片融合了「實驗電驗」與「紀錄片」的特質，具有紀錄片「非虛構」的本質，卻又將「實錄」的影像與聲音加以變造處理，使其具有「表現性」。尼寇其稱 1990 年代後出現的這類紀錄片的製作模式為「表白式紀錄片」修正了過去紀錄片那種「我們告訴你們關於他們的事」的位置，變成「我們告訴你們關於我們自己的事」，其表白方式則是自由混合各種表現性的技巧，如虛構（觀點鏡頭、配樂、主觀觀念的呈現、倒敘、停格）與口述（主觀討論而非客觀陳述）。

《再會吧 1999》形式上採取「表白式」的製作風格，透過「詩化」（抽象化）的影像與聲音、非邏輯性的剪接策略、喃喃自語的片段式獨白，架構起一個「異常性」的時空讓觀眾進入。不習慣此種「非具象」影片的觀眾勢必因為缺乏參考體，無法「閱讀」，而落失在《再會吧 1999》的世界之外。但對有經驗的觀者而言，《再會吧 1999》無疑建構了一個具有相當感染力與感動力的作品。作者思念母親的悲傷情懷，在作品中不僅讓人認知、感動，更能進一步喚起觀者更普遍的（不受限於文化疆域，而且是放諸四海皆準的）情愫。

《再會吧 1999》就像一首簡短的散文詩，餘韻無窮，令人不斷回味。

吳汰紅導演的話：

吳汰紅（2003）。悲傷時光機—再會吧！一九九九。中華民國紀錄片發展協會。線上檢索日期：2008 年 11 月 28 日。網址：

<http://www.tdda.org/Documentary/Content.aspx?Mode=CreatorSay&DID=46>

一九九九是我母親過世的那年，從那年開始，我計算時間的方式有了些不同，媽媽死後一年，死後兩年，三年，四年，從第四年開始，我決定拍這部片子。當影像被結構成一部片子，當光影開始閃動時，我進入了影片的時空當中，從小我就幻想有超時空機器，看電影對我而言很像這樣，尤其是紀錄片，這是我母親死後，我最大的感受，如果以前我可以把媽媽的一天拍下來，那一天的媽媽就一直活在裡頭，我只要搭影像的時光機，不就可以回到那一天了嗎？只要想念她，就回去看一下，那該有多好啊。

然而在媽媽活著的時候，我從沒有這麼做過。在她死後第四年，我天真的想

要搭乘影像這個時光機回到過去，我想要捕捉現在的我，在生活中感受到媽媽活著的片刻，隨身攜帶攝影機，一有感覺趕快拍下來，刻意不刻意的都好，然後將所有散落的感覺，組合起來，我以為，只要這樣，我就可以進入充滿了媽媽還在的感覺的時空中。

結果我拍下來的全是我的悲傷，這成了一部悲傷的難以解脫的片子，濃稠的化不開，卻又如此壓抑，壓抑著悲傷的生活著，這是我四年來的狀態，好笑的是，我是在片子完成後，當個觀眾看著自己拍的這部片子時，才恍然發現這樣的自己，而當時的我，認為如果要作為時光機，她是失敗了，我只是個沈浸在哀傷之中的人，甚至懷疑讓別人看見我的哀傷，然後同我一起哀傷要做什麼呢，片子被我完成後，有她自己的命運，我無法掌控，也在學習放心。好一段時間，我都處在一種失落的感受裡，其實也不太敢再看片子，頂多私底下放給一些朋友看，放映的心情每次都不太一樣，直到半年多過去，一個偶然的機會，再度放片，我邊看片子邊哭，不知怎麼的，我想到了當初期待搭乘的時光機，我的哀傷，不就是因為我回到了過去嗎？在哀傷之中，過去與現在才如此接近啊。突然發覺人的感受力，不就是與身俱來上天賦予我們的內鍵時光機嗎？那個時候，我哭著，也笑了。

三、《醫生》影片導讀

聞天祥(2006)。深度影評·〈醫生〉。載於林文淇、陳德齡(主編)，生命的影像：台灣紀錄片的七堂課(頁25-26)。桃園：國立中央大學電影文化研究室。

廣告導演拍紀錄片並不稀奇，但是像鍾孟宏的《醫生》如此沉緩、節制、內斂，簡直就像武林高手放下十八般武藝，出人意表。

影片一開始是段家庭電影，剛進入青春期的華裔男孩滿口英文對著鏡子學刮鬍，你很自然猜得到這應該是本片當事人的家庭生活，鏡頭外是家長的觀點，有點好玩帶點興奮地注視孩子的長大。

接下來我們看到一個年齡相仿的秘魯男孩來到邁阿密求醫，他得了癌症。先前這段家庭錄影帶中的一家之主，華裔醫生溫碧謙，是他的主治大夫。

一個新長鬍鬚的中國男孩(成長)，一個罹癌而頭髮落盡的秘魯男孩(瀕死)，原以為生命消長的對照是這樣的，沒想到隨著影片的進行，卻出乎所料。

溫醫生的兒子，早就往生了。

接下來縈繞在觀眾腦海的，是生命所剩無幾的秘魯男孩為何對生存下去如此辛苦地堅持，天資聰穎的中國男孩卻令人費解地選擇在衣櫥裡上吊？死與生，生與死，不只是兩相對照，也在同一個生命體上流動著。

這讓我除了對本片刻意選用的黑白攝影以外，也對導演鍾孟宏所採取的形式結構更加好奇。因為最終的答案跟影片一開始給人的預期幾乎相反。然而這個變化又並非突如其來，它有點像小舟緩划，反而讓你對經過的景物留下深刻的印象。

作為一個科學的、盡責的醫生，片中的溫醫師錄音下他對秘魯男孩病情的診斷。作為一個父親，他錄下了兒子生活、成長的片段。導演則小心翼翼地運用溫家提供的畫面，男孩的活潑(在鏡頭前變聲反串虐待灰姑娘的姊姊和多個角色)、對死亡的想像(他甚至設計了一場自己的葬禮當作業)，有點像是線索，卻也對生命無常隱隱地發出嘆息。

就像對癌末男孩生活、病情的記錄，不帶煽情；對溫醫生重憶當時事發前後，

導演也採取了冷靜的態度。不難想像有很多機會可以讓攝影機輕易抓住當事人痛哭失聲的畫面。然而就像所有陪伴摯愛走過癌末的人所瞭解，苦的絕不是電視電影常描述的掉髮，痛也不可能只是往生前的那一剎那而已。那漫長的煎熬，甚至是日後回憶起來的酸楚，才最錐心。秘魯男孩的母親那唯一一次別過頭去的低泣（還怕孩子聽到），溫醫生反覆質疑如果孩子真是有意尋死的話自己醫生不是白當了（上吊也許是對瀕臨死亡的調皮實驗而失控、也許是……），讓我猛然發覺鍾孟宏在跨出博取淚水的陳套後，反而真正捕捉到最深沉的痛苦，將心比心。

就像英語愈說愈溜的秘魯男孩在鏡頭前一天天長大，身體內看不到的癌細胞卻也無法制止地擴散（影片最後透過字幕，告知我們他往生的消息），看得到與看不見的，都是生命的真實。誰又能料到溫醫生的兒子聰明絕頂的腦袋瓜裡，對死亡不只是想像，還有實踐的衝動，而這是否能用「自殺」輕易概括？所以我擔心，如果用「生命所剩無幾的，努力活下去；前途光明的，卻放棄生命」來詮釋兩個男孩的差異，會流於簡單或不公。生命宛如長河，有彎處也有漩渦，前者顯而易見，後者卻常教人措手不及，並非所有都一目了然。

我欣賞鍾孟宏利用黑白影像所達到的不是非黑即白的武斷，而是凸顯了黑白之間更龐大複雜的灰色地帶，讓人思索。那份疏離與冷靜，絕非故作姿態，是為了承載生命的深邃，而有了一個謙卑的距離。他不說斷，但作者的態度與觀察都自然地在記錄間緩緩流洩。我彷彿沒在其中找到單一個答案，卻益發看清生命的必然與偶然，並意外重新體驗曾有過的傷痛與疑惑。

回到台灣的紀錄片環境來看，《醫生》在形式與內容的高度結合，也足以為情緒飽滿但形式過於單一的潮流，提供另一種典範。

鍾孟宏導演的話

鍾孟宏導演 談「醫生」（無日期）。聯合追星網。線上檢索日期：2008年11月28日。網址：<http://stars.udn.com/star/StarsContent/Content9722/01.shtml>

拍片的構想

1996年，在我第一次聽到這個醫生家庭所發生的真實事件時，我覺得非常震驚和不可思議，我猜不透死亡對12歲的孩子而言，代表著什麼樣的意義。一直到2003年，我才把這個拍攝構想付諸實踐。我們常常在談論生命的議題時，總是會刻意去避免一些東西，譬如死亡的禁忌，這是最直接去碰觸到人的傷痛，以及他人不願意被揭開的一面。但是，這部紀錄片的製作過程，讓我們更看清楚事情的本質，也進而可以了解自己。這支片子希望呈現影像如何凝視傷痛，以及重建過往的記憶，追尋些許慰藉。

起初，這個拍攝計畫令我最關注的是，對一個12歲的孩子而言，死亡到底是什麼？一位做醫生的父親，失去至親後，他如何在這兩個角色中重新認識自己？開始拍攝時，才發現這個計畫困難重重，一方面正逢美國出兵伊拉克而提高所有安全戒備，醫院和公共場所的拍攝難以獲准，另一方面是如何碰觸一個父親的傷痛。三年過去了，回想這些事情，如果真的能再來一次，我不相信我能再去面對這樣的過程。

我們拍攝沒有多久後，遇到一個從秘魯來美國求診的小男孩，溫醫師剛好是他的主治醫師。從他身上我們看到了一個在生命邊緣掙扎，仍不失熱情和毅力的人物，透過他和家人的努力，生命懷有一個新希望，帶給周遭的人更多的快樂。

但是生命真正的原形是什麼面貌？你卻無法從外表來判斷。

作品的概念

醫生這支片子是一個紀錄片，裡面的角色都是一些真實生活在這世上的人，故事的背景是發生在美國，整個故事橫跨了近十年，從 1996 年事件發生到 2004 年，以及醫生家庭錄影帶中的片斷。我一直覺得紀錄片絕對不只是陳述事件而已，它應該有更大的主題，也就是去表露出人類的遭遇，讓事件本身能引發更多的議題和共鳴。正如這支片子的音樂一樣，我選用了巴哈的古典樂、拉丁音樂、約翰凱吉的現代音樂，含有沉靜、熱情、神秘、現代的各式複雜風味，音樂絕對不只是襯托整支片子的背景而已，它就是整個故事的敘述方式，也是形成片子風格的重要元素。

困難與學習

凝視一個人的傷痛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管是凝視者或被凝視者，都需要去忍受那種揭開傷口的苦楚。記得 2003 年 4 月的一天，當溫醫師對著鏡頭傾訴塵封的記憶時，這位看盡生離死別的腫瘤科權威醫師痛哭失聲，我也不禁難過地潸然淚下。拍攝這傷感的鏡頭令我百感交集，但是沒有多久，我便醒了。我自問：難道我只是想拍一部讓大家在戲院哭成一團的電影嗎？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放一顆催淚彈就好了，根本不用拍電影！之後，在拍攝過程中，我從鏡頭裡仍然看到很多令人鼻酸的畫面，但是我一直避免讓它無限蔓延，因為我相信唯有沉澱和理性，才有可能呈現較客觀的角度。

我欣賞的一位導演前輩告訴過我，在他拍一部電影之前，故事的邏輯是非常清楚的，但是拍攝過程和剪接時，故事邏輯漸漸淡褪，唯一要留下的是人物的狀態和事物的核心。這些話語對我產生極大影響，我希望呈現一個故事，但是重點不是交代故事的來龍去脈而已，而是想去掀開包覆生命表層的外膜。唯有掀開它，你才有可能貼近情感的原味和堅韌。

廣告與電影

我從事廣告導演工作已經十幾年了，拍攝這部紀錄片時，我一直提醒自己要將廣告片的拍攝慣性扔掉，一股腦兒拋開，雖然如此告訴自己，仍然無法全部擺脫廣告的製作方式。對我而言，廣告片的每個鏡頭都事先精心設計和演練，充分包裝和提升商品的形象。然而，紀錄片沒有劇本和文案，非常需要就地取材和隨機應變，從日常生活的片斷和人物訪談中尋求意義。廣告片需要張揚美學，將美學與人物等同齊觀，甚或美學凌駕在人物之上。但是就紀錄片來說，美學應該深藏在人物背後，隱而不見的。廣告片的拍攝過程，可以充分享受那短暫的快感，但是紀錄片的製作過程卻是痛苦的，因為長時間的等待和探索，讓人身心極度疲憊。最後，正是這些等待和探索的磨練，才能使人看到生命更深刻和變異的真實。

傾聽一位父親的聲音 — 《醫生》主角溫碧謙醫師專訪

林文淇（無日期）。傾聽一位父親的聲音 — 《醫生》主角溫碧謙醫師專訪。放映週報。線上檢索日期：2008 年 11 月 28 日。網址：

<http://funscreen.com.tw/head.asp?period=75>

一九九六年七月四日，台灣旅美的溫碧謙醫師帶著遠從竹東老家來美國愛荷

華州探親的父母親，一同輕鬆地觀賞夜空中的國慶煙火。突然，廣播中傳來自己的名字被傳呼。帶著忐忑不安的焦急趕到醫院，等候他的竟是白天還愉快在草地玩水的十三歲兒子昱和的屍體。稍早，這個天資聰穎、才華洋溢的孩子，在家中自己房間的衣櫃裡，以童軍繩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彷彿是上天刻意的作弄，在一個國家歡慶生日的這一天，在自己難得與父母聚首聊盡孝道的這一天，自己的兒子卻從此天人永別。一位救人無數的醫師自己面臨如此突如其來的人生劇變，要如何承受？人生的路要如何繼續向前？

溫碧謙醫師感人的經歷與心路歷程，完全記錄在即將於九月二十九日上映的臺北電影節最佳紀錄片《醫生》片中。我在為《印刻》雜誌撰寫的影評中提到《醫生》是一部關於父親的故事：

也許是我自己身為父親，發現也是父親的鐘孟宏導演對於溫醫師的呈現十分細膩動人，讓這部看似關於孩童的記錄影片有了關於「父親」這個主題相當豐富的電影意義。影片以極不張揚的方式，透過對溫醫師的訪談，道出一位身為外科醫師的父親如何走出喪子傷痛。溫醫師的面容，親切中帶著歷經滄桑而來的堅毅。訪談中他冷靜客觀，讓人想起上一代嚴峻寡言的父親形象。因此，隨著影片的拍攝他打開兒子塵封六年的遺物，也開啟自己多年來不願去回顧的傷口，緩緩對著鏡頭介紹兒子把生殖系統描繪成為機場的畫作，找出他幼時喜歡的玩具，以及對著泳池裡繞成吊環狀的水管沉思時，都令人感受到他冷靜的外表下，彷彿深潭般深邃情感。當他談及第一次看到兒子嘗試以繩索勒住脖子感受死亡經驗的勒痕時，他斥責兒子的情景，或是最後說出；「如果真的是自殺，那我這個醫生就白幹了」的自責時，我們才了解這個兼具父親與醫生兩個男性崇高身分的溫醫師在整個事件中必須承受的多重煎熬。

溫醫師如何與家人一同走過這段傷慟的歲月？他為何願意將自己的經歷拍成紀錄片公開放映？他對於生命有什麼新的體驗？在《醫生》正式上映前，我很高興能夠有機會為【放映週報】的讀者做越洋專訪。

我在看過《醫生》後便很希望能有機會認識溫碧謙醫師夫婦。走過生命如此艱難的一段路程，願意將自己最切身之痛的一面與眾人分享的他們，叫人不捨也令人敬佩。片中兩位可愛的小孩昱和與 Sebastian 雖然早逝，因為《醫生》的上映也有了新而閃耀的生命。

林：雖然大概知道您的電影要上映，放映週報的讀者對您還不是很熟悉，請您先介紹一下自己，還有當時求學、移民的一些經歷好嗎？

溫醫師：我是 1979 年從高雄醫學院畢業，當完兩年兵，然後去長庚做不到一年就出國了。所以 1982 年五月 20 號離開，選 20 號本來是 23 號，後來聽說五月 20 號出國會遇到貴人（笑），所以就改到 20 號。本來出國的時候是想學內科，但是後來陰錯陽差就轉成放射腫瘤科，事實上確實是有碰到幾位貴人讓我走上放射腫瘤科的道路。放射腫瘤科反正對我的性向來講是比較適合，因為我數理比較強，所以很快，我大概 86 年專家資格就考到了，86 年就升助理教授。後來一路就當了五年、六年的副教授，然後 1997 年順利升教授。我出國的時候我女兒三個月，所以我跟我太太還有女兒三個人，在飛機上還有一段奮鬥的故事。到了美國等到工作穩定了，隔一年六月 3 號，昱和就出生了。六月 3 號剛好是禁煙節。

（笑）禁煙節您還記得。

對阿（笑）。

林：您跟鍾孟宏導演是如何認識的？

溫醫師：其實我原本不認識他，他的太太少千【曾少千，《醫生》的製片】當時是在我們那邊唸書。我們知道他有一個男朋友，但是不知道是哪一位。那這一次會認識是因為少千先寫信來說，鍾導希望拍一些在美國事業比較有成就的所謂「台美人」紀錄片。他第一個找上我，我當時也是覺得很奇怪，我還跟他很熱心的介紹這邊其他一些更傑出的人，比如說有大東銀行的董事長啦、藥廠的副總裁啦，其實他們奮鬥的經過都很不錯，如果他們來的話我可以介紹給他。其實鍾導【想拍昱和】的方向一直都沒有變，只是開始的時候不曉得要怎麼跟我開口，所以我不知道說他當初的目的是要拍跟我兒子有關的這些。

他一開始自己不知道怎麼啟口？

對，他自己不知道怎麼啟口，他有叫他太太先寫一封 e-mail，那 e-mail 上面就說鍾導是拍廣告片，可是他一直有一個夢想，想要拍電影。然後跟我講說拍電影一開始都是從拍紀錄片開始，等他經驗夠了以後再開始拍電影，所以就這樣子。那我後來因為學佛的關係，常常就是與人為善，我就想說，好阿，既然他這樣子的話我就幫他的忙。

那您知道之後覺得如何？

事情的演變就是開始很沉悶，前一個禮拜加上【美國出兵】伊拉克的事情，我們這邊 security【安全措施】特別嚴格。然後在傑克森醫院【Jackson Memorial Hospital，郡立醫院】這邊不能夠拍，那好不容易在席維斯特癌症中心(Sylvester Cancer Comprehensive Center)，就是我現在這邊私人的醫院得到同意，才可以拍。所以我們開始的第一個禮拜快要拍不下去，因為他不知道怎麼開口進入主題，那他的組員有一個甚至說他不要再繼續拍下去了，因為他覺得沒什麼意思。結果就在這個節骨眼，Sebastian【片中一位病童】出現了，然後就由 Sebastian 這邊開始一直導，大概第二個禮拜到十幾天的時候，有一天突然就導入到昱和這邊來，然後慢慢才開始走入那個方向。走到這個方向，鍾導就開始一直去挖這方面的東西，就開始有不一樣的互動。

Sebastian 的出現真的是上天給予的。因為 Sebastian 出現，所以慢慢才把整個事件帶進去。那剛好 Sebastian 又人很聰明，很慧黠，又喜歡蛇，也喜歡畫圖，所以這些都有一些相關性。其實我一開始就知道他會治不好了。因為他的癌細胞是在心臟的旁邊，那心臟我們一般沒有辦法給很多的劑量，所以在那個部分癌細胞特別容易活過來。所以等於是一開始就知道他可以治好的機會很小，在醫學裡面沒有百分之百，可能會有七十吧。也就是說非常小，所以很早就知道他可能會治不好。他父母親最讓我感動的是他們那種無怨無悔的精神，從祕魯就這樣子兩地奔波，尤其是他媽媽為了 Sebastian 的治療跑到國家癌症中心去，在邁阿密兒童癌症中心，然後又跑到傑克森醫院。他媽媽用盡各種方法求、拜託，用各種想的出來的東西想找醫生幫他兒子治療。那個地方讓我覺得很感動。後來看電

影才知道說他在治療的當中，就是在窗口的那一段，講一講就開始哭，在那邊祈禱，更可以看的出來她的心力交瘁。

林：整個過程中有沒有回想起來印象特別深刻的，例如跟鍾導或他的組員的互動？

溫醫師：組員的互動阿，很累阿。因為一開始把過去的事情挖出來的時候，常常被問到一半就開始眼淚一直流，因為等於是把過去的東西重新挖出來。組員們有些也看得非常不忍，有的也跟著一起哭，這畢竟是非常傷痛的回憶。那鍾導他好像蠻知道他想要什麼的，所以你看到的鏡頭雖然都是我非常冷靜在描述這些事情，其實那些問題他已經問了好幾次了。也就是說我第一次被問到以後，比如說事情發生當天的經過是怎樣？那我就開始描述，敘述到一半就開始哭，可是他繼續一直拍，我就一直講，流著眼淚哭。拍完了，他就是安慰幾句，然後那天就結束了。第二天他回來就說，溫醫師，這中間有一段我們看了以後覺得拍得不好，再來一次好不好？我就說好阿，再來一次。那再來一次到節骨眼了，又再哭，所以就是這樣子經過不斷地洗禮，所以這個傷痛開始就被挖出來，非常痛苦，可是到後來就可以很沉靜，心情比較平靜的去描述整個事件的經過。其實那都是經過三次、五次這樣一直不斷地…。所以這段印象非常深刻。

你們後來常常連絡嗎？變成朋友？

嗯，對，我跟他裡面的阿正還有幾位都還繼續連絡，就是那時候的互動，因為將近一個多月嘛，畢竟這種事情在大家的心上都留下蠻深刻的痕跡，就是那個過程。你可以想像得到說他們也受到感染，然後一直哭，可以了解到這是非常痛苦的事情。事實上如果我們是2003年拍，那就是已經發生快要七年了。鍾導總共紀錄了大概兩百個小時吧。兩百個小時一直剪，剪到最後剩下90幾分鐘。這90幾分鐘還包括我以前拍的交給他，大概是4、50捲吧，所以他從那裡面看完，然後再挑選出四五個片段把它接上去。

林：那溫太太那邊在整個過程當中，你有沒有什麼印象很深刻的？

溫醫師：她那邊啊，她是比較少。當然我太太很多東西放在哪裡她都知道，所以像昱和畫的墓碑，她都有收起來。後來找出來的。那很多昱和留下來的東西都是她找出來的。我們一起看她找出來的東西就會勾起很多回憶，兩個人就哭在一起。那個時候在禮拜六早上我們平常就會躺在床上多一點時間，然後分享很多我們對事情的看法、討論、互動，當然有時候也變成吵架（笑）。有時候兩個人就在那邊哭成一團。有些事情真的是非常難過，因為想到以前在一起的時光。像我們常常全家人在一起看The Cosby Show【影集：天才老爹】。這個是最好的家庭教育片，所以我們常常一起看，有時候大家就笑成一團。很多事情我們常常在一起做。

林：可不可以談一下昱和，尤其他在學校，或者說他跟朋友之間的相處？

溫醫師：昱和比較不喜歡運動，比較喜歡看書，這些都跟我的興趣比較不一樣。但是他喜歡的東西就會很執著，譬如說他喜歡武士刀，所以我們最高紀錄的時候，家裡有五把武士刀，有長刀短刀一起兩套，再加上有一把他特別中意，那

一把將近兩百塊美金。他就跟我討論，我就覺得說他既然有這個興趣的話，反正也不是真的要怎麼樣，那就買給他。他對刀就是很有興趣，也有很多小刀。

這好像是一般男孩子其實會很好奇的。

對，所以我不會在意。他喜歡的東西他就會很執著，就是很喜歡這樣子。他有一個好朋友，電影裡面有提到，就是一個印度家庭的小孩子，他們常常在一起。兩個人都很聰明，都會分享很多事情。昱和很多女孩子很喜歡他。小學的時候就是會衝過來想要給他一個 kiss。然後他還有一位好朋友，那個好朋友他們後來就分手了，好像是搬走的樣子。我這方面的記憶就比較淡，印象中就這幾位朋友。

小學他有蠻多歡樂的時光，他也受到大家的肯定，因為他功課很好，然後大提琴是第一把，他大提琴拉的很好，連憲良連老師他那時候在愛荷華唸博士班，主修就是教學，大提琴也是他的主修。Felix 拉的，像巴哈的大提琴，他在國中的時候就拉的出來了。父母親來他也有拉給父母親聽，我們叫他表演給我父母親聽。他大提琴真的是拉的很好，而且蠻有感情的，所以我太太在他過世以後有一陣子，其實我也是啦，不能聽到大提琴的音樂。

林：你們那時候對昱和的未來有什麼的規劃或期望？

溫醫師：期望喔，他…我是不擔心，因為那時候我覺得他想要做什麼都可以作得很好。有時候太聰明了也是這樣子，他小學四年級的時候就自己寫了一個故事，那個故事是蓋茲太堡下面的第一號頭目，寫他的一生啦，總共有十章，每章都不是很長。那他從一開始就說這個頭目已經死掉了，從那裡開始倒述法，講他到最後，然後說他死掉的原因是一個謎。那有人說是什麼氰化物，就是那個膠囊吞下去，有人是怎樣…反正就寫這個東西。學校就覺得他寫的很好，就叫他把它裝訂成書，留在圖書館裡面。然後他很早就參加語文的測驗，程度就已經是大一的程度了。那他看的像幕府將軍，蠻厚的一本小說，那本書給他翻遍了，他不知道翻了多少遍。同一個作者寫了很多像《大班》，那些書他全部都看過了。我自己看了一章就睡著了。

他常常喜歡畫一些圖，我第一次很 shocked 是看到老鼠死掉之前看到蛇的嘴巴，那時候就會想說他怎麼想的這麼深入。他很喜歡畫漫畫，有一本 Far Site，我不曉得你知道不知道這個很有名的漫畫家 Far Site。他幾乎是一天一則漫畫，漫畫的下面就寫很可能是兩個人對話的內容，有點像魚夫的漫畫，或者是政治家的漫畫。看起來就是會讓你覺得很好笑，也就是說他是非常有創意的。可是他有一個地方我不喜歡的，就是他很喜歡畫殺的場面，武士刀這樣砍下去喔，一下子殺了很多人，或者是有鍊子飛出去把人家的手銬住。

林：你們那時候看他常常畫這些，會不會擔心？

溫醫師：我是有擔心，我那時候有問學校的美術老師，那美術老師他是說這種在小孩子的發展過程中是很正常的。那個美術老師很喜歡他，我兒子畫了一個作品就被選上去作代表比賽，就入選第一名。所以那個美術老師說小孩子這個過程沒有關係，中間也問過我太太的哥哥，他是小兒精神科的醫師，他也覺得說這

是…當然，後來在想他可能沒有真的看到我兒子畫的東西，他如果看到了或許會有不一樣的想法。當然我們是事後才來想的。像宮本武藏拍成電影以後，電影裡面有切腹自殺的部分，他就是很喜歡看那一段。有時候我就會以比較平常心的口吻跟他講說，那種東西不要看太多，看太多不好，有時候會這樣跟他講。可是真的很難，因為他常常還是會拿那些片子在那邊看。

如果是台灣比較傳統的父母親，可能把東西拿來就扔掉了。

對，就把它禁止掉了。那這點我是覺得說很多東西不能用壓抑的，你必須用導的，也就是說在某種程度上要讓他們得到滿足，他心中想要的東西讓他得到滿足。所以我看到他脖子上有勒痕的時候，其實他已經在試了，我就知道說他在試，所以才會非常生氣。我那次非常的生氣，我就說絕對不能再這樣子做了，生跟死就是一個瞬間。因為自己當醫生看這個看太多了，所以叫他絕對不能再試了。我想他自殺的那一次是脖子上有特別弄一個絲巾，我那時候的解讀是覺得說他怕到時候被我看到。反正現在在講整個事件的時候就覺得當時他越過界，就想要去試，因為那天玩的還蠻愉快的，或許是太高興、太興奮，不管怎樣，他就想去試，可是又怕說萬一弄了以後脖子上出現東西我又會再生氣，所以他就用絲巾把它包起來，避免勒痕。

林：後來您和夫人兩位可以走出傷痛，比較重要的助力有哪些？

溫醫師：我個人在事情發生了以後，很幸運的就是有一個朋友他一直跟我們一起走，就是朱道申。他本身是主修心理學的博士。他有一個小孩，事發之後，我父母親回台灣以後，他們整家人就搬過來跟我們住了一個月，幫我們調適，所以我們算是蠻幸運的。但是畢竟還是沒辦法…反正他就是很了解怎樣子讓我們的傷痛一直慢慢的…有時候我上班的時候就跟他一起去，就一路聊。聊到一半我就開始哭，他就在那邊聽，他真的是很會聽，聽是一個很大的能力，就讓你在那邊哭，有時候就在路邊，所以這個過程也是一直幫我們療傷。可是這個還是不夠，也就是說我自己曾經自我放逐，前兩三年是自己想過要跑到深山去，也想過要出家。後來在打坐的過程當中才發現那些都是一種自棄的行為，也就是說還是沒有辦法真的去面對事情，還是在逃避。所以這整個過程就是非常痛苦。

溫太太呢？

因為她是天主教徒，我是一直用打坐化解心中的痛苦，當然因為這樣子打坐帶給我很多東西，也讓我對佛教有更深一層的體驗，可以比較了解佛陀當初在想什麼。因為這樣的了解，所以我對佛學的領悟跟佛學的解釋跟一般民間的做法，或是甚至跟台灣佛教的講法、做法都不太一樣。我們兩個人自己分別走自己的路，我太太因為是天主教徒，所以他就到教堂去，在那邊比較能夠得到安慰。在這裡面還有一個徐神父，這個神父他是很早期從中國來美國，在美國已經待了四十幾年，他已經六十多歲了，非常有智慧的一個人。

林：影片中您跟您母親用客家話的通話令人印象深刻，您跟父母親後來互動情形如何？

溫醫師：事情發生以後我父親非常的心痛，回去以後差不多一個月足不出戶，已經傷痛到這種地步了。後來就慢慢的有其他的事情讓他忙，不要去想這件事情就可以了，中間我也不斷的打電話回去。我扮演的角色最困難，因為我本身是醫生，或多或少也對心理學、病人的心理狀態，大大小小大概知道。我跟我太太還有我女兒在這邊因為有很多朋友，還有心理醫師的幫忙，敢去面對它。台灣的話，我父母親就沒有人可以談，比較好的朋友就是我的大姑。後來我爸爸就慢慢接受這個命，他說萬般皆是命，半點不如人，所以他因為這樣的觀念他就慢慢的調適過來。他一方面也想要用那種來勸我，要我們好好的、勇敢的走下去，不要失志。至於我媽媽，我媽媽本性非常善良，所以她對一些事情就很能夠接受，她一直都很關心我太太，有時候她講話講到一半就會問說 Judy【溫太太】在不在？跟她講幾句話。當然拍這部電影以後我父母親就很不安。

他們看過沒有？

溫醫師：他們沒有看，我本來二月到四月的時候在台灣希望促進這件事情，可是一直找不到適當的機會，因為我爸爸他有時候個性蠻堅持的。我上禮拜跟他談昱和的事情，電話中他就眼淚流出來了。這禮拜跟他談他還是很難過，我媽媽就說這個電影他不要看，他們不想要看。我上禮拜一跟我爸提的時候，他眼淚就流下來了。他們對這件事情就是…他對我是有點責怪的意思，就是為什麼要把這種事情拿出來這樣子。

林：您跟夫人第一次看到鍾導演拍的這個影片，你們當時的反應是怎麼樣？

溫醫師：第一個版本鍾導是剛好把他弄成一百分、一百分鐘，取那個意味。裡面一開始我有兩個地方不能夠接受，因為我覺得生命突然走掉，在某種程度上像是 shit happens【無可奈何】，所以我在訪問的過程中其實也在講這個，然後我就講 911 的事情。那他們的親人全部都是要面對死亡痛苦的考驗，就是很典型所謂的 shit happens。那 shit happens 是跟佛學的苦極滅道的苦，人生就是一堆苦，fit 的很好。所以我在訪問的時候就講那些東西，影片放出來的時候，突然之間覺得 shit happens 是很強烈的字眼，放到電影上的時候就會覺得突然之間我完全沒有辦法接受，所以那時候我也難過了一陣子。

林：這部片子其實是您個人蠻傷痛的一個故事，現在即將上院線，您希望哪些人可以看到，還有這部片子能給他們最大的意義是什麼？

溫醫師：希望看到的，就是那些有病痛的小孩，像有癌症的小孩的父母，或者是家裡有人突然走掉的父母，能夠看到。或者他們的親人，包括兄弟姐妹。然後從這邊去了解，希望能夠看到…生命的意義太嚴肅了，因為鍾導每次都說我很嚴肅（笑）。所以要好好珍惜生命，生命往往在瞬間，如果不好好處理就跑掉了。能夠好好的活在當下這個是很不容易達到的，因為我自己都做很久以後才有很深的體會。至少看完以後希望能夠了解說有很多人就像昱和一樣，大家都很愛他。他在做那個行為的時候他自己都還不知道後果會傷到那麼多人，也就是說要好好善待自己的生命。為了自己也為了自己的家人，或者是那些真正愛著他們的人，要好好的活下去。

林：我們的專訪最後都會照例請我們受訪人跟我們的讀者講一句話。

溫醫師：把握現在。

把握現在也要來看電影。

對對對（笑）。

編後感：

我在看過《醫生》後便很希望能有機會認識溫碧謙醫師夫婦。走過生命如此艱難的一段路程，願意將自己最切身之痛的一面與眾人分享的他們，叫人不捨也令人敬佩。片中兩位可愛的小孩昱和與 Sebastian 雖然早逝，因為《醫生》的上映也有了新而閃耀的生命。

四、《最後的演講》導讀

李開復（2008年6月21日）。無法改變手裡的牌但可決定如何出牌。聯合晚報。

我的同學和朋友蘭迪·鮑許教授的新書「最後的演講」，來自於他在我們的母校卡內基·美隆大學一場風靡全美的演講，題目是「全力實現你的童年夢想」。演講的錄影在不同影音網站上被點播了上千萬次。「華爾街日報」把身患胰臟癌的鮑許教授的「最後的演講」稱為「一生難覓的最後講座」。

這本書裡有許多蘭迪的至理名言，蘭迪說：「對於無法改變的事情，我們只能決定如何反應。我們不能改變手裡的牌，但是可以決定如何出牌。」我想，任何人如果有了這樣的心態，無論是面對病痛折磨還是人生失意，他都能用一次次漂亮的出牌實現自己最大的價值。

蘭迪自己的成長歷程正是追尋和實現夢想的最好體現。例如，他兒時的一個夢想是進入迪士尼的夢幻工程隊，設計雲霄飛車。

長大後，雖然他多次收到迪士尼公司的婉拒信，但他沒有氣餒。終於有一次，蘭迪在一個學術會議上發表演講後，一位夢幻工程隊的工程師向他提問，蘭迪趁機邀他共進午餐，終於讓夢幻工程隊認識了蘭迪，不久，他就得到了夢幻工程隊的工作邀請。

成為教授後，蘭迪在卡內基·美隆開了一個「圓夢」的課程，讓各科系的學生在一起用虛擬實境技術，開發一項完成童年夢想的項目。但為了這個課程，他拒絕了夢幻工程隊的邀請。為了長大後發現的新夢想，他放棄了兒時的夢想。但是，如果不是兒時的夢想，他又怎麼會找到長大後的新夢想呢？

蘭迪有一顆感恩的心。他勸我們隨時心存感激，多想別人，少想自己。他在演講中當場推出了一個大蛋糕，為妻子慶祝生日，以表達對妻子的真情。他也多次表示過對恩師教誨的感激。我的一位朋友參加了那次講座後說：「我從來沒有見過那麼多成年人在一起失控並痛哭。連我們最嚴肅的校長和一位最嚴厲的教授都被他打動而失聲落淚。」

現在，蘭迪教授以這次演講為基礎，出版了「最後的演講」一書。對大家來說，這是一份多麼珍貴的精神財富，我相信經過網際網路和書籍的傳播，更多的孩子會在蘭迪的影響下，追尋自己的夢想和更加精采的一生。